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虞初新志 卷九

劍俠傳 濟南王士禎阮亭漁洋文略 新城令崔懋，以康熙戊辰往濟南。至章丘西之新店，遇一婦人，可三十餘，高髻如宮妝。髻上加氈笠，錦衣弓鞋，結束為急裝，腰劍。騎黑衛，極神駿。婦人神采四射，其行甚駛。試問何人，停騎漫應曰：「不知何許人。」「將往何處？」又漫應曰：「去處去。」頃刻東逝，疾若飛隼。崔雲：「惜赴郡匆匆，未暇躡其蹤跡，疑劍俠也。」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：

順治初，其縣役某，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，以木夾函之。晚將宿逆旅，主人辭焉，且言「鎮西北裡許，有尼庵，凡有行橐者，皆往投宿」。因導之往。方入旅店時，門外有男子著紅綃頭，狀貌甚瘠。至尼庵，入門，有廨三間，東向，床榻甚設。北為觀音大士殿，殿側有小門，扃焉。叩門久之，有老嫗出應，告以故，嫗雲：「但宿西廨無妨。」久之，持硃封鑰山門而入。役相戒勿寢，明燈燭，手弓刀以待曙。至三更，大風驟作，山門轟然而辟。方愕然相顧，倏聞呼門聲甚厲。眾急持械，謀拒之，廨門已啟，視之，即紅綃頭人也。徒手握束香擲地，眾皆僕。比天曉，始蘇，銀已亡矣。

急往市詢逆旅主人，主人曰：「此人時游市上，無敢誰何者；唯投尼庵客，輒無恙。今當往懇耳。然尼異人，須吾自往求之。」至則嫗出問故，曰：「非為夜失官銀事耶？」曰：「然！」入白。頃之尼出，嫗挾蒲團敷坐，逆旅主人跪白前事。尼笑曰：「此奴敢來此作狡獪，罪合死。吾當為一決！」顧嫗入，率一黑衛出，取劍臂之，跨衛向南山徑去，其行如飛，倏忽不見。市人集觀者數百人。移時，尼徒步手人頭，驅衛返，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，殊無所苦。入門，呼役曰：「來！視汝木夾，官封如故乎？」驗之良是。擲人頭地上，曰：「視此賊不錯殺卻否？」眾聚觀，果紅綃頭人也。羅拜謝去。比東歸，再往訪之，庵已空無人矣。

尼高髻盛裝，衣錦綺，行纏羅襪，年十八九好女子也。市人云：「尼三四年前，挾嫗俱來，不知何許人。常有惡少夜入其室，腰斬擲垣外，自是無敢犯者。」

某中丞巡撫上江，一日遣吏齎金數千赴京師，途宿古廟中，扃鑰甚固。晨起，已失金所在，而門鑰宛然。怪之，歸以告中丞，中丞怒，亟責償官。吏告曰：「償固不敢辭，但事甚疑怪，請予假一月，往蹤跡之。願以妻子為質。」中丞許之。

比至失金處，詢訪久之，無所見；將歸矣，忽於市中遇瞽叟，胸懸一牌雲：「善法大疑。」漫問之，叟忽曰：「君失金多少？」曰：「若干。」叟曰：「我稍知蹤跡。可覓露車乘我，君第隨往，冀可得也。」如其言，初行一日，有人煙村落；次日入深山行，不知幾百里，無復村疇；至三日，逾亭午，抵一大市鎮。叟曰：「至矣！君但入，當自得消息。」不得已，第從其言。比入市，則肩摩轂擊，萬瓦鱗次。忽一人來問曰：「君非此間人，奚至此？」告以故，與俱至市口，覓瞽叟，已失所在。

乃與曲折行數街，抵一大宅，如王公之居。歷階及堂，寂無人，戒令少待。頃之，傳呼令人，至後堂，堂中唯設一榻，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，發長及髀，童子數人，執扇拂左右侍。拜跪訖，男子詢來意，具對。男子頤指語童子曰：「可將來。」即有少年數輩，扛金而至，封識宛然，曰：「寧欲得金乎？」吏叩頭曰：「幸甚，不敢請也。」男子曰：「乍來此，且好安息。」即有人引至一院，扃門而去。餽之食，極豐腴。是夜，月明如晝，啟後戶，視之，見粉壁上累累有物，審視之，皆人耳鼻也。大驚，然無隙可逸去。彷徨達晚，前人忽來傳呼，復至後堂，男子科跣坐如初，謂曰：「金不可得矣！然當予子一紙書。」輒據案作書，擲之，揮出。前人復導至市口，惘恍疑夢中，急覓路歸。

見中丞，歷述前事。叱其妄。出書呈之，中丞啟緘，忽色變而入。移時，傳令吏歸舍，釋妻子，豁其賠償。吏大喜過望。久之，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，謂勿責吏償金，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，發截三寸，寧忘之乎？問之夫人，良然，始知其劍俠也。日照李洗馬應薦雲。

張山來曰：予嘗遇中山狼，恨今世無劍俠，一往懇之。讀此乃知尚有異人，第不識於我有緣否也。

皇華紀聞 新城王士禎阮亭本書

天順間，恩縣人趙雲，性至孝。母劉病篤，聞懷慶府濟源廟神有靈藥，誠求可得，雲往求之。越二日，水中湧出一絹囊，內盛絳桃花片，約二升許。持歸煎湯奉母，疾果愈。其餘愈疾又十餘人。

白馬營，在恩縣西十五里，夏秋之際，清晨輒現城郭人物，林木鬱蔥，日出乃不見。在平馬令村亦有此異。蓋山市、海市之屬，陸地亦有之。

賴塔拉把土魯，滿洲人，素以勇稱。嘗從徵浙閩。一日浴於溪，水底有物，槎枒如古木，因呼儕輩縛以繩，共引出之，則一龍首，鬚鬣宛然，縛者乃其角。眾皆驚走。賴神色不變，徐入水手解其縛。少頃，雷雨晦冥，龍騰空而去。眾皆無恙。人更稱為「縛龍把土魯」。把土魯，勇也。元時把土魯必出上賜，本朝亦然。

張大悲，合肥人，居邑之香爐岩。好仙術，常畫地為限，牛不能出。恒作泥丸食之，坐臥處往往有雲氣，後不知所終。

朝城陳給事贊化，崇禎間為桐城令。偶有餽蛋者，其一有五色光，令家雞翼之。俄卵破，得一小白鳳。不數日，寢大，時去時來。其伏卵之雞，重至三十斤，毛變五色，久之同翔去。

王文正，桐城人，七歲得道書，能役鬼神。後禱兩皖城，有道人亦禱兩池口。池口雲起，文正招雲過皖。道人曰：「皖有異人。」即棹片席渡江訪之，文正亦浮磨江中迎之。咨論竟日。臨別，道人以三指附文正背，有頃背痛，則有三銅釘入骨。文正急用甕自覆，圍火煉之。戒家人曰：「七日勿啟，可活。」至五日，家人不能待，試啟之，釘已出三寸許。文正歎曰：「命也！」遂死。

何公冕，潛山人，少遇異人，授符籙二卷，能役鬼神。初置田於亂墩山，磽确無水。公冕每取手巾瀝水，町畦盈溢。會大旱，郡守遣役檄呼之。公冕笑曰：「吾非可檄者。但汝往來烈日良苦，吾書符汝掌中，當得片雲覆頭，可固握之。」使至，如其言。守怒，固令開視，則疾風雷電驟作。乃大驚，禮致之。嘗行路迷津，問芸者，不答。公冕取柳葉布田，盡化為魚。芸者競取之，至禾皆被踐踏，及登岸視之，乃柳葉耳。

崇禎癸未，潛山縣溪河中，結冰如錢形，上有古篆文四，人莫辨之。

南華寺六祖鉢，非金非石。魏莊渠督學廣東，遍毀佛寺。至曹溪，索鉢擲地，碎之為二，每片各有一字，視之，乃「委鬼」也。莊渠異之，寺因得不毀。

崇禎中，有彭舉人某，病中夢至一官府，其神冠冕坐堂皇，狀如王者。聞胥吏傳呼魏校一案。須臾，有一官人，峨冠盛服而入。其神問：「何以毀曹溪鉢？」答言：「吾為孔子之徒，官督學校，在廣東所毀淫祠幾千百所，豈但一鉢？」神雲：「聞鉢破中有魏字，如此神異，烏可以為異端而毀之？」答言：「魏是予姓，既數已前定，雖欲不毀其可得耶？」神語塞，揖之而出。彭病痊，為人言如此。

林癸午，不知何許人。年十餘，投陽江北貫中為人牧豎。每出牧，以簫管一枚自隨。牛有逸者，取簫畫地，牛不敢出。晚歸，輒束簫高篋中。篋俯地受寄，若有神物伺之者。河畔一巨石，形如犬，癸午每坐嘯其上。忽一日謂其徒曰：「吾當以來日上升。」明日往視，與石俱不見。事在萬曆初年。

崇禎丙子秋，廣州城東二十里北亭洲田間有雷出地，奮而成穴。耕者梁某投以石，空空有聲。內一雄雞其中，逾夜雞鳴無恙。乃發之，有金人如翁仲者數枚，各重十五、六斤。有二金像，冕而坐者，笄翟如后妃者，各重五、六十斤。地皆金蠶珠貝，旁有鏡一，光燭穴中；寶硯一，硯池中有玉魚，能游泳；他異物不可指識者甚眾。梁攜歸，光動四鄰。鄰人覺而爭往，遂白之官。有司親

臨發之，隧道如城，高五尺餘，深三丈，中有碑，乃偽漢劉龔塚也。文曰：「維大有十五年，歲次壬寅，四月甲寅朔廿四日丁丑，高祖天皇大帝崩於正寢。粵光天五年，五月癸未朔十四日丙申，遷神於康陵，禮也。」文多闕，不盡載。「翰林學士知制誥正議大夫尚書右丞賜紫金魚袋盧應初撰並書。」按《五國故事》，龔天福王寅歲四月，避暑甘泉宮，未幾殂。《通鑑》及《十國春秋》皆作三月。據碑當以《五國故事》為正。《十國春秋》又云：「康陵在興王府城東二十里之漫山，陵中以鐵錮之，堅不可啟。」光天乃龔子玠年號。玠立僅二年，為其弟晟所弑，即改光天二年為應乾元年。按光天無五年，《十國春秋》稱殤帝光天元年八月，葬天皇大帝於康陵，與碑皆不合。又考偽漢諸臣列傳，止有盧膺仕龔為工部侍郎，才藻俊茂，晟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，無應初名。識之以俟博雅者考焉。

《澹歸禪師集·六和尚小傳》云：吳震崆侍御，小字六和尚。暫時讀書燈下，水中盂內躍出一僧，長三寸許，繞案而行，且言。震崆驚問之，曰：「吾能知人終身，亦知人前世。」震崆意稍定，曰：「試言我終身。」曰：「汝以某年登科，某年登第，初任某官，再三任某官。」曰：「更言我前世。」曰：「汝前世某山某僧，吾即汝同道之友，今相報耳。」曰：「何以教我？」曰：「當早回首，無忘來處。」因忽不見。明日，案上瓶花枯枝更開，一生功名，片語不爽。

韶人黃思德紀事雲：韶城西南樓，有關帝廟。順治丙申，五月二十日未時，思德游芙蓉山歸，從舟中見樓上毫光炫耀，關帝披金甲藍紗巾，立樓牖面北，少頃面轉西，移時而沒。兩岸居人皆見之，且驚且拜。三十一、二十四、二十五、三十，凡四日，依時復現。次年丁酉七月初十、十二、十四日，依間復現。或黃蓋，或二將隨侍，見者不啻千萬人，因鑄碑勒像，以志靈異。以事餘在京師，聞之袁密山景星通政，至曲江，乃得其月日之詳如此。

張山來曰：《皇華紀聞》凡四卷，先生奉使南海時所筆記也。餘竊僭取異事數條，蓋欲與拙選相類雲爾。倘讀者欲觀全豹，則自有原書在。

毛女傳 江陰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毛女者，河南嵩縣諸生任士宏妻也。姓平氏，美而且淑，歸士宏，閱三歲而無子，乃往禱少室。行二十里，度絕嶺，方舍車而徒，以休輿夫，忽猛獸橫逸，平氏驚墜深谷。士宏四顧，皆千仞壁，不可下，大慟而歸。召沙門梵誦，誓不再娶。

平氏既亡三年，裡有張義，向豎任家。往樵山中，猝聞幽篁深箐間婉婉呼張義者。義大駭，回顧見一毛女，通體垂黃毫長六七寸許，因咋舌不敢語。毛女曰：「我任家大嫂也，汝不相識耶？」義驚曰：「大嫂固無恙乎？何幸而得此？」曰：「我初墜，緣藤得無損。既而饑甚，見交柯女貞子甚繁，因取食，味殊澀，不可口，三日後，則甘香滿頰。三月乃生毫，半載則身輕如葉，任騰踔上下矣。第山中乏水，唯此有泉，渴則來飲耳。不意得與汝相見。」義具道任生哀慕狀。毛女曰：「我已趨然輕舉，與鸞鶴為伍，其樂何如，肯復向樊籠哉？為我謝任生，早續姻盟，以豐後嗣，毋徒自苦也。」言已，一躍而往。

義亟報任生。任生大喜，即偕義詣樵所取之。伏草中，俟三日，毛女果至，直前抱之。毛女曰：「誰耶？」曰：「夫也。」曰：「妾貌已癯，君不足念也。」曰：「我不嫌汝，何忘夙昔之好乎？」因泣下。毛女心動，乃允之，遂與歸。初飲食，腹微痛，逾時而定。半月，毛盡脫，依然佳麗也。自是情好益篤，生子女數人，歷四十餘年而死。

外史氏曰：神仙可為也，使平氏當飲水時，不呼張義，則凌蹕碧虛之上，一死生而無極矣，何至埋身黃壤哉？甚矣情絲之難割也！

張山來曰：使我為任生，則隨毛女入深山中，亦效其餌女貞實，共作仙家眷屬，何樂如之？計不出此，何也？

寶葵生傳 錢塘陸次云云士北墅緒言

寶葵生，忘其名。順治初，我師破金華，寶葵生夫婦相散失。生臥積屍中，得免死。婦行不知所向，為健兒所獲。無何，健兒移師駐華亭。生覓耗於華亭，不可得。困乏無聊，坐歎於旅館之側。旅館主人鑒其貌，憐而問之。生告以故，主人曰：「若識字乎？」曰：「識。」「習會計乎？」曰：「習。」主人曰：「盍留我館中，勤若事而徐訪爾妻，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得如是，誠幸甚。」生入館，悉代主人勞。主人逸甚，而業加盛，利倍入。主人有女，欲妻之而未發也。

一日者，旭始旦，一人急遽趨而來，至館飯，飯畢，酬值，急遽趨而去。生視其有所遺，啟之，燦然白銀五十金也。以告主人，俟其返。日亭午，其人復急遽趨而來，汗漬衣，息喘喘，詳視幾地，茫然也。生問之，曰：「覓遺金。」生曰：「遺幾何？」曰：「金五十。」生曰：「何用乎？」曰：「持向營中往娶婦，失之矣，將奈何？」生曰：「金固在，還之於子，無苦也。」即出金，其人受金拜謝去。越數日，失金者持二束雲：「蒙子還金，事諧矣。某日當婚，此婚君所賜也，敬請主人與君飲卮酒。」生固辭。主人曰：「吾勿暇，而不可卻也。」

生乘主人之命，至期往，往見失金者之家，乃亦一善族也。日未晡，生閒步溪頭，遙見一葉扁舟，半篙春水，中有翠袖雲鬟之人，掩袖而坐，雲載新婦至。生偶舉目視婦，儼然故妻也。婦偶舉目視生，儼然故夫也。手是生一慟而優於碧草之上，婦一慟而伏於孤篷之中。舟及門，促婦起，不能起也。問其故，曰：「適見一人如故夫，故傷悼欲絕耳。」問其人何若，婦言其儀表衣冠，宛然生也。娶婦者急覓生，見生悲臥不能起，問其故，不肯言。固問之，曰：「適見一人……」語未畢，哽咽不能續。娶婦者憬然曰：「我知之，是婦即君婦矣？君既得金，君之金矣。還金而贖婦，是天命我代君以完其偶也。君無悲，吾感君義，敢不以此為報乎？」生難之，娶婦者請其主人以為主。主人曰：「還金者，義士也；還婦者，義不在還金下。娶婦而失婦，不可也；吾有女，當妻還婦者。所娶婦，當返還金者。」聞者咸以為善而兩從之。更推主人之義，與二義士相鼎立。

陸子曰：餘讀愚山遇奇士「免絲女蘿」之篇，見有商山人失婦，為健兒奪，健兒亦失妻，為商山人婦，徵途相遇，各易以歸者，歎其奇絕。而寶葵之遇學士！亂離之際，鏡破珠沉，不勝數矣！而健兒以不吝，使商山人認婦而得妻；彼還金者，亦猶是也。天乎人乎？雖曰天意，而所以格天者，吾以為不在天也。

張山來曰：篇中有極難措語處，須看其不棘手之妙。

王義士傳 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王義士者，失其名，泰州如皋縣隸也。雖隸，能以氣節自重。任俠好義。甲申國亡後，同邑布衣許元博德溥不肯剃髮，刺臂誓死。有司以抗令棄之市，妻當徙。王適值解，高德溥之義，欲脫其妻而無術，乃終夜歎歎不成寐。其妻怪之，問曰：「君何為彷徨如此耶？」王不答。妻又曰：「君何為彷徨如此耶？」曰：「非爾婦人所知也。」妻曰：「子毋以我為婦人也而忽之。子第語我，我能為子籌之。」王語之故，妻曰：「子高德溥義而欲脫其妻，此豪傑之舉也。誠得一人代之可矣。」王曰：「然。顧安得其人哉？」妻曰：「吾當成子之義，願代以行。」王曰：「然乎？戲耶？」妻曰：「誠然耳。何戲之有？」王乃伏地頓首以謝，隨以告德溥妻，使匿於母家，而王夫婦即就道。每經郡縣驛舍，就驗時，儼然官役解罪婦也。曆數千里，抵徙所，風霜艱苦，甘之不厭。於是舉人感之，斂金贖歸，夫婦終老於家焉。

外史氏曰：今之吏胥，只知侮文弄法以求溫飽，何嘗知有忠義也？王胥竟能脫義士之妻，而其婦尤能慨然成夫之志。噫，蓋亦千古而僅見者矣！

張山來曰：嬰、白猶趙氏客也，此婦竟遠過之，乃逸其名氏，惜哉！

紀陸子容事 仁和王暉丹麓霞巖堂集

錢塘陸子容，名韜，一名自震，少負異姿，喜讀書，經傳史記，背誦如流。邑侯梁公試童子，以古文詩詞拔取第一。廉其貧，解金贈之。子容盡以買書。晝夜讀，得咯血疾。已又向友人借《二十一史》，力疾研尋，隨有論撰。疾愈篤，遂死。其師張祖望哭以詩曰：「荒園寂寞綠苔生，腸斷當年陸士衡。春鳥不知人已去，棠梨樹上兩三聲。」

子容有內兄某者，素不習詩，讀張詩而哀之，欲和不能，輾轉床第間。倦就寢，忽見子容相謂曰：「君和張先生詩未得耶？予

已和成，為君誦之：誰向蓬門問死生？諸公枉道駕車衡。我游泉路無他樂，唯聽蕭蕭松柏聲。」某遽驚寤，寂無所見。時銀缸半滅，唯有月映總帷而已。詰旦，以詩示祖望，且告以故。祖望把其詩流涕曰：「聲情淒鬱，何其詩之神似子容也？」傳寫人間，和者幾數百人。予亦有詩云：「一讀遺編百感生，文章無價漫權衡。子期去後知音少，腸斷高山流水聲。」好事者輯而存之，近得卒業。因歎結習之不能忘如是哉！

夫幽明異路，縱甚所親愛，亦皆棄之如遺，而獨於詩文之際，往往欲自見其長，有不能盡泯者，豈非心之所結，雖生死亦莫為之隔耶？吾知慧業文人，應生天上，子容終不樂以才鬼自鳴於時矣。因紀之。

張山來曰：語有之：「寧為才鬼，尤勝頑仙。」然才鬼附乩作詩文者，世多有之，今此則於夢中和韻，尤為奇也。

雌雌兒傳 蓉江陳鼎定九留溪外傳

雌雌兒者，不知何許人，亦未詳其姓氏。自言崇禎時孝廉也，未幾為道士，往來江陰、無錫間，與予裡黃介子先生善。每過其家，必袖一刺，大書「年家眷弟雌雌兒頓首再拜。」投入相見，必交拜，別去必頓首。衲衣外，別無他物，唯腰佩竹筒三，大錢圍，長五寸而已。

後游雲間，雲間諸氏，素封家也，有空屋三百餘楹。雌雌兒往獻之，如數與之值。既入，鍵其戶，獨坐堂上，取所佩竹筒，揭蓋傾之，如芥子狀者，躍於地不止。須臾，盡化椅桌帷帳器皿，無不具。既而復取一筒傾之，如芥子者復躍於地，須臾，穀粟飲食牛羊雞犬，無不具。又以一筒傾之，則僮僕婢媪妻妾男婦數百人皆集矣，供奔走者，除堂宇者，整器用者，頃刻如大富貴家。諸氏從門隙窺之，大驚，以為怪。於是雌雌兒乘車馬，擁僕從，交遊通國。居久之，諸氏以為妖，使人辭焉。雌雌兒盡以妻妾僮婢器用牛羊之類納諸筒內，飄然長往，不知所終。

外史氏曰：黃介子高足徐佩玉弟群玉，與松江倪永清為予言。雌雌兒，高士也，以幻術避世，而世卒不容，屢遭斥逐，終遁深山。嗚呼！士生亂世，道亦窮矣！

張山來曰：昔陽羨諸生，以眷屬什器飲食納口中。今雌雌兒以眷屬什器飲食納竹筒中，似遜陽羨書生一籌。然書生眷屬有外夫，而雌雌兒則無之，是雌雌兒又勝於陽羨書生也。

再來詩識記 沙張白定峰古今文繪

弘治中，閩之侯官有老儒某，博學善文，屢舉不第；性迂介，貧困日甚。生一子，不能讀書，傭耕自給。年七十，鬱鬱死。死之日，取生平著作，題詩其後，囑其妻善藏之，遂卒。貧無以斂，門人某某四五人醮金斂之。內某生者，家富，尤篤於誼，偕同學涕泣執喪，瘞之而後去，又時周恤其孀。

嘉靖改元，江南有某公者，十五發解，十六捷南宮，夙慧神敏。起家庶常，不五年，出典閩試，拔士公明。風簷操筆，為程式之文，文不加點，八閩傳誦焉。九月之望，值公誕辰，撫按監司，莫不具觴為壽。以翰苑之重，銜命典試，禮儀賓主，盛絕一時。都人士莫不歎豔，目為神仙中人。薦紳先達，亦相顧而愧弗如。蓋不難其遇，難其少而遇也。

抵暮醉甚，而昏接無聞，避歸使舟，閉艙酣寢，戒舟人盡卻賀客。比酒醒，已夜半矣，月射紗窗，晶皎如畫。顧瞻岸崖，清興忽發，遂潛易衣幘，呼一小豎自隨，乘月信步，不覺數里。所見山川林壑，恍若舊游，意頗訝之。俄聞哭聲甚哀，出自村舍。公聞之，淒然心動，尋聲蹤跡之，至一僻小聚落中，一家茅屋數椽，了無籬落。命小豎排闥入視，則有老嫗，年且八旬，頭髻皓白，然一紙燈，設野蔬麥粥，祭其亡夫而哭之，詞旨悲惋。公揖而問嫗：「夫人何為者，過哀乃爾？」嫗揮涕而謝，掇一破繩床命公坐，已乃泣告曰：「妾擬晝祭亡夫，而兒子遠出，遲之至今，度弗返矣，不得已夜祭之。覓杯酒為奠不可得，用是感傷，頓違夜哭之戒，知不免為君子所譏耳。」公曰：「賢夫何人？沒來幾載？祭既無具，曷不姑俟質明乎？」嫗曰：「妾夫侯官老儒，才豐命賚，沒於弘治某年，今日乃忌辰也。未亡人伉儷情深，雖乏椒漿，不忍不祭，移忌就明，理不敢出。」公聞之愕然，蓋其忌辰，即公之生辰，而以歲計之，適二十一。

睹嫗容貌憔悴，而吐詞溫雅，有儒家風，且驚且憐之。因問曰：「賢夫既是碩儒，必富著述，遺編存者，可得見乎？」嫗聞而然然首肯，若有所思，既而告公曰：「妾事先夫五十年，見其精勤嗜學，無間寒暑。瓶無粟，突無煙，淡如也。著述之富，充棟汗牛。制義文字，別為一編。六十以後，每取而讀之，未嘗不撫幾太息，泣下數行。妾恐傷其意，每篋藏之，不使得見。將死前一月，忽燔烈燄，誓將焚之。既而展玩再四，徘徊不忍，囑妾曰：『一世苦心，難付秦炬，當藏吾棺中，以為殉耳。』言已歎歎久之。易質之夕，又向妾索觀，題詩其後，而語妾曰：『好藏之，當有識者。』既而笑曰：『文義高深，非吾再來，安識其中神妙乎？吾生無愧作，死而食報，易世而後，大興吾宗，令天下寒儒吐氣也！』言已，大笑而絕，迄今二十年。唯門生數輩，抄而讀之，他未有過而問者也。」

公聞，急索觀之，開卷第一藝，則發解首墨也。從初迄末，一字不殊。公益駭然，細加翻閱，則自應試游庠，決科會試，一切試卷墨裁，論表策判，以至廷試策、館選論，皆在其中。閩闈五程，亦皆集中語也。最後有一詩，蓋臨終絕筆，其詩曰：「拙守窮廬七十春，重來不復老儒身。煩君盡展生平志，還向遺編悟夙因。」公讀之，恍然大悟，點首浩歎。仰視破屋頽垣，真同故居，因問嫗曰：「向有臥榻，今則安在？」嫗以燈引公入，則朽簣敝衾，塵土盈滿，嫗擁破席，臥草薦中。公對之歎息泣下。嫗亦駭然，問：「公君子，對貧居而飲泣，豈於先夫有師友淵源之雅乎？」公曰：「非也。賢夫所謂再來人，既我是也。今日之會，豈繫非天？」嫗曰：「先夫之亡，妾柔腸寸斷，因聞再來之語，私齧屍股，刺指血塗之，以圖後驗，君子豈有此徵乎？」公解靴出股，齒痕宛然，作血殷色。於是嫗大啼泣。公亦悲不自勝，徐慰嫗：「夫人無憂，賢夫讀書七十年，老不食報，而取償於吾。吾之逸，賢夫之勞貽之也。苟昧夙因，即年少登瀛，皆僥倖耳。吾當大興前生之門，以酬夙願，使天下老儒有所感奮，不徒為夫人溫飽計也。」嫗收淚而謝。

公又問：「令子焉往？」嫗曰：「先夫沒後，妾母子無以自存，幸及門數生，猶敦古處，每當忌日，必遣血祭。今某生甫登賢書，未暇躬至，故遣兒子詣之，不識何以不至？」公問某生姓名，則是科所拔解元某也。餘四五人，亦皆新貴。公又慨然久之。既而東方漸明，嫗子已至，後有蒼頭負酒米錢物，相隨而來。其子蓬髮布衣，一田家莊夫耳。嫗命與公相見，詢其何以歸遲，子言某解元以座師壽誕，率同年稱觴，衙署舟次，兩不獲見，彼候師而我候彼，是以歸遲。公顧負米者曰：「若某解元僕耶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歸語汝主，速來會此。」其僕星馳而去。嫗語其子以再來故，子欲以父禮事公。公曰：「不可！此隔世事耳。」俄而某解元及同年數輩來，聞公語，皆頓首曰：「兩世師弟，古未聞也。」未幾，縣令來，又未幾，太守至。公對多官，備述所以，無不愕然稱奇。

公於是首祭老儒之墓，加封樹焉。大集姻族，咸有饋贈。其於嫗母子有恩者，倍酬之。為嫗子買田宅奴婢，傾貲賑給之，自撫按藩臬，下至公所取士，莫不有贈。嫗母子遂為富人，又為其子娶婦。數日間，傳遍八閩，自江以南，悉播為美談。老生宿儒聞之，有泣下者。公以歸期急，不及久留，辭嫗母子去，終其身往返不絕焉。後其子生子女各五，某解元者與為婚姻。五子讀書，三登甲第，最少者猶以鄉貢起家，起至二千石，科名綿綿，為閩中鼎族雲。